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范衷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溫汝道

謄錄監生_臣趙鳴皋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藝文

文

唐

洪州城隍神祈晴文

張九齡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壬寅朔十日辛亥中散
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
縣開國男張九齡謹以清酌脯醢之莫敬祭於城隍神

之靈恭惟明神懿此潛德城池是保甦庶是依精靈以
康正直攸好九齡忝牧茲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
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
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有祀祀不
可以為利義不可以為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
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有望
於神明尚饗

袁州祭神文

三首

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
治行無以媚於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
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
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
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旣大旱嘉
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
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

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
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
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何興辭而弔歟斯
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
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

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
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
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踳儼興如神如
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
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游建業亦無稱
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
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
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

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鑪峯北潯陽城九江
為亭千艘厯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
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
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
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坏之勞狀其末績乃
取斯碑而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九江驛碑焉余旅
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
士良共為余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
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
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梟麻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
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
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
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梟麻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
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
此與夫有道而黥無罪而刑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

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違乃傷理佛乃冤人實
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余知陰隲子材豈曰無
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
以異奚旌子產旣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
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
賢今將覲於斯將悼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
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宋

祈雨祝文

祖無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惟袁之民庇
於神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
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於神豈神以朝廷謫無
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
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疇心憂且悲
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移其責
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

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韓文公新祠祝文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泰山北
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
為諸儒倡可從而效至於排闥浮屠力抵萬乘先謫於
潮旋移於袁遺愛勿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
無擇偶以罪譴出守於斯遐想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
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翱並列從祀比至落成為文以告

諒云英爽其鑒于茲尚饗

告鄭都官墓祝文

無擇茲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勵邦俗則
搜訪前賢遺跡距可後與於是閱唐人登科記知公之
名有素觀郡庠雲臺編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
知公之跡可仰故卜以吉日構以墳宇繪以亭像敬率
郡僚以文告焉嗚呼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
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則夫所以修完墓宇者繫欲

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筠州祈雨文

蘇轍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豐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

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
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
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曾鞏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穡事之將
成而雨淫之不止愀然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瘵之民
已出旱菑之後室家彫敝閭里愁嗟如復薦饑將焉託
命今早稼甫畢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

地實懼浸淫是敢虔對睟容仰陳淨懇伏望廓山川之
瞠滯回日月之光華諧此順成湛然澄霽實祈慧蔭感
慰輿情

雙南廟移銅山神文

孫直言

生民大命曰桑與田其次濟世厥惟貨泉貿易有無國
用之先聖人創法建府惟圖厯代制度不能相沿肉好
輕重改革變遷流布調贍其功一焉地或愛寶民財乃
愆古今所倚即山同軌在昔吳王富埒天子蜀治之饒

世傳鄧氏皇宋統御海宇萬里上供郊廟下豐邊鄙制
用之宰惡約務侈主計之臣或相倍蓰斂取百塗罔知
窮已惟茲鉛山信之屬邑岡阜綿綴勝勢環岌地鍾靈
祥銅苗萃集居民採鑄寔焉積習備諸鑪範何嘗缺給
垂七十年歲供月入攻峰鑿巖千櫬萬級越自近歲干
戈弗戢調實費繁須求益急爰有儒士善寶所請闢利
開源首蒙詔許余本地官獨當其舉今我來斯浚更年
序晨夜疚心莫遑安處珍藏雖啓績最未彰惟水之道

編木為梁殿泉之蒙其流湯湯力役所至日日深長自
春徂夏或昧或光文符督促疾若星翔弗遺遠郊謂玩
官方灼有利害誰云究詳損極受益剝盡升陽事窮而
復物理之常跨山之垠廟像鼎新揭額大署曰銅之神
一歲二饗費及國緡行者過者肅瞻侶賓是蓋有望祈
祐於人何為敬寶重困邑民方謝炎毒適肇霜秋風氣
所宜可即深幽明靈儻助必知其求依人降福無起神
蓋

學宮立歐陽祕閣修撰祠祝文

李庚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靖康建炎間以書生應詔伏
闕條陳弊政復上書詆時宰才達末議竟以賈憎齎志
以殞人咸痛之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通階美職以
誥命之而錫之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亡何其榮也某
假守臨汝乃繪公於學宮以奉精忠以贊英風以風後
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凜焉如生矧有遺文號曰飄然
拱手讀之想其表裏肅將非儀展我心敬

饒州謁顏范祠文

王十朋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孰歸某濫竊郡符獲瞻祠像太山北斗心竇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忠肅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凜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

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國朝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顓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

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
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光訓鼓篋之始敢
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以見於先聖以先師充
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
祭於唐故孝子宜春縣丞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
茲土視事之始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

實於建昌得陳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敕令禁禦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於朝俟報修立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饗

告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遐僻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於四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墓於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

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嚮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繼又咨訪得陶公栗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祕丞劉公蓋嘗祿於筦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辱為遷民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

危言直道遺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
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於祠下蘋
藻在列誠意感通羣公有靈尚克歆顧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澤尚愆於田畝惟
時淹久懼弗吉蠲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弭
炎氛尚神聽之淵冲鑒微衷而響答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於大王其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信之如著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慙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熹等乃大速亂於禱祠之事罔克專於大王懈惰弗虔咎由熹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羣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蒙害日以益深若自

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為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賊盜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熹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於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今日之內熹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熹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

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
願無愛而亟為之熹等之願也拜伏於庭不勝哀叩懇
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
無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
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於祠之
庭而請命焉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

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岡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
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
無以自致其拳拳率修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
享則斯人之願也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
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荆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
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青陂之蓮就所居青田石

灣山頂除地為壇昭告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禱祭水旱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在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變調以吏事為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為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為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為實事為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財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

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誡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屈郡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滌雖欲竭精盡誠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滿天下久以為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龜坼已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澗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嘆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某者曰居是鄉者莫不憂一鄉之事今人

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坐視旱暵之災
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以分父兄
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天下
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
前所陳者某嘗備員朝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荆壘待次
於家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
以所長誠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
不為過矣是用齋戒以祈於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

雲台仙巖龍虎湖嶺豪嶺侯棟仙鶴中山南有崖山雲
林白馬頭陀麻姑軍峰余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
崇嶺靈谷何嶺明珠觀原翁塘火源官山箭溪四集北
有柘岡金峰禪嶺積煙吉嶺萬石塘斗門石瀨沙岡三
牛挂枝駢羅環繞韜奇蘊秀炳靈兆異歲享鄉民禱祈
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為一出雲為風雨以殺其虐
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有
神裁之尚饗

江西祈雨青詞

陸游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
閔雨之厯時敢叩閭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
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
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警服豪強惠愛
不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愒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
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蔽于所見思廣賑
恤而或緣以為奸既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

諏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
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為溝壑之瘠
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哀迫之
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
稼穡順成儻僅蒙於中熟里閭疾苦誓靡壅於上聞

濂溪書堂謚告石文

趙善璫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
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傅元奏請旨授

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璚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
黃於祠下夫蜀在千萬里外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
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
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
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
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陵來授業於斯已
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灌培植聲生
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寢寢廢墜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

恥哉善璚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書堂
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
燎黃之典用牲於隧率州賓屬拜焉既會事又謀所以
經紀其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璚
立石希賢堂

仰山祝文

劉克莊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人
眷顧罔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承首誥

時方艱虞兵寡民敝眇然長慮何以為計惟神洋洋左
右上帝永相此方捍菑被盪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
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祝文

嗚呼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
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其
願師法其萬一焉眡事之初敢告

迎瀉仰四聖祝文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嘆干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豈不為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邪而迎避堂而事情益迫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煖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袁州祈雨文

窮則呼天既祈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玆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

兢甘一身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復乾或閤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為四邑之生靈上訴九閤之主宰伏願曲垂帝監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速覩翻瓠之快田疇水足少沐抱瓮之勞

仰山正祠禱雨文

滕强恕

某蒙恩守袁已踰兩載無歲不熟豈惟神庥今茲被命將漕本路所統十有一州五十六縣之人厥任尤重方

將邀福於神以其所庥庇袁人者推之一道百城之廣
入秋以來雨澤久闕袁之民方蹙額請命之不暇十州
之人將何望焉神豈不愛斯人將無乃為政者勤始怠
終刑政有不得其公賦役有不得其平冤抑有不得其
伸者歟彼民何罪宜降以澤使得粒食矧入秋序五旬
於茲早稼登場所收旣薄晚禾棲畝行盡槁死神宜赦
吏之愆恤民之苦呼吸雷電降霈甘雨豐凶之期決在
信宿倘或後時嗟何及矣是用躬詣祠下請命於神仍

俯伏以待神之賜神其亟賜昭答俾民得樂生吏可逃
責豈惟哀人世世永有依怙將一道百城之人罔不咸賴
元

告周元公墓文

吳澄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
初維精匪粗坦闢厥途維酌匪紆人生而靜所性天性
物感而動所用天用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重輕銖
兩在衡風雖過河河弗興波形雖對鏡鏡弗藏影動而

凝然靜而粲然唯一故直唯一故專道響絕絃千數百年學要一言洙泗真傳有性無欲有一無二猗嗟效勗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杲杲展拜墓前如親見焉廬山峙南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不息

明

祀天眼尊者周顛仙徐道人赤脚僧文

明太祖

昔者具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

期若是厯苦劫於無量今者神之妙用幽隱於廬嶽獨
為朕知而濟朕難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心當以禮謝
雖然神以靈妙不測矣尋常無礙於上下逍遙乎兩間
周游乎八極翫閱人情猝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
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
廬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
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
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與

弔忠文

宋 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

案厯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剗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

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
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靳黃將及郡郡
二千石與官屬皆雲烏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
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
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厯一日意其自悔抽刀
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浣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
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視其
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

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余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余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

彝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
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
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璫等與賊大戰城下二日兵
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
素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位
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譬巨瀦
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
不襄舞魚龍而跳罔象兮孰舉手以闕其狂倚長劍於

天外兮豈余力有不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子以三
軍矧祕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
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昊兮予偃偃而安之或
危蹙而無所騁兮徒誓死以為期何妖氛之日熾兮絳
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長遁予雖
賤為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敢曰
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
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

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寧禽獸而鬚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懌瞑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

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而上卿
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訴必震盪為風霆
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蠶粉兮使天威之昭宣
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
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連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
瀟瀟而四來兮謾含哀而激辭

謁文丞相祠文

胡儼

大厦兮旣巔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

所天天茫茫兮曷訊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汨
浪浪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兮失路何風塵兮
頽洞心抑鬱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
修於何許雲冥冥兮山蒼蒼寡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
匡忽虎豹兮充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
奮張何時運兮迫阨肆披猖兮見繫矢死兮勿渝哀夷
齊兮不食拘囚兮纍纍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
慘兮風悲遺祠兮巒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遙兮八極

駢白螭兮駕青龍
流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焉窮

興國勸農文

陳謨

國家疆理南服一新
版圖乃頒印章明法律以與民更始
爾贛一府十城獨平川最先被化城以安堵
縣令於撫綏德恐未至然心乎保障亦孔之厚矣
爾父老耳目固習知之今東作方興土膏脈起
飭我農而勗之耕實政務所尤急者我農慎無以大兵之後自怠
譬猶水旱不測乃天之所時有也
儲防蓄洩在人而已一稔補三

凶昔固有之安知大兵之後天不惠我以豐年哉今歲
元日庚申晴越五日甲子晴春日晴元夕又晴越二十
日田家最占晴則又晴凡此皆豐兆決可驗尹與父老
同致喜也爾農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夫耕婦
餉皆悉力可也或游惰逐末尚氣忿角鬪爭以妨務不
可也或不孝不友為姦為惡凶而家賊而鄉動干新憲
尤不可也昔時山有寨寨有主驅農入兵誅求供給困
苦不可言新朝首罷寨兵使爾得盡力於畎畝以奉公

上事父母育妻子德至渥也於是而懋不懋尚誰諉哉
嗚呼其明聽之其允迪之

驅虎文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為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為災宋均至
而東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
民之寄神膺國家顯祐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
非惟璨之德不足以格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
民陰陽之職皆不稱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或用神兵

而驅之或用獵戶而捕之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弔余青陽李江州文

周叙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
然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絕死之妻子偏裨皆不
屈相從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
訓兵為備禦計賊不能逾匡廬彭蠡以窺江郡者黼之
功也卒之力盡不支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
謂唐之亂也賊起於朔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

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
賊起於南方李之守江州余之守安慶與顏張甚相似
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以見其君臣政治
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已蓋
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
臣為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
久百度廢弛當時羣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
淪溺敗壞不可救藥故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

不能補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向使元綱紀稍振則二
臣之死豈徒然哉嗚呼悲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
甚悉獨江州每嘆未嘗一至茲奉命往使衡湘獲經江
郡徘徊於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為詞
二章以弔之詞曰元鼎兮沸颶典常紊兮不綱撫長劍
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金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
甘心兮一死濺頸血兮清塘孤忠兮大節挺勁草兮秋
霜正學兮雄詞揆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

兮睢陽煥昭昭兮日月永千古兮爭光

右余青陽

凝遙睇兮

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政

不修兮佚游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擁猛士兮貌

貅羣兇張兮援絕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

氣兮橫秋峙匡廬兮峨峨渺大江兮悠悠君令名兮同

永增余心兮煩憂

右李江州

禱涖頭山神文

王守仁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

史王某謹以剛鬣桑毛昭告於泃頭山川之神惟廣谷
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
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
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泃
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泃
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
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孽之
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

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鴟狐
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
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
剝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
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
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
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
穴悉以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

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為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令子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沉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淳蓄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

驅電埽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欽祀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祝文

夏言

維神威靈舊號鷹武廟貌巋然靈山之下民有疾苦與凡禱祈惠徼於神應無愆期感神之靈福庇一方有事內苑聞於聖皇惟皇愛民錄神之功列祀元殿禁垣之中謹製神位大書賜號爰託郡守奉安於廟名題御筆

俎豆有光祚國佑民萬禩無疆謹告

聞講書院文公祠安神告文

言少讀先生之書即知宗信先生之學及觀先生語錄
曰天下有二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
不為太祖特立廟自東漢以來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嗚呼非先生學達天人見理真切不能的然為此言也
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圜丘祭天方澤祭地立四
親廟以享祖考一時創制已為得禮未幾奪於他議即

復改更當時儒臣亦莫有以先生之言進者迨我成祖
文皇帝定鼎北都乃尊太祖更制即南郊建大祀殿合
祭天地建太廟仍同堂異室之制國家百六十年列聖
相承遂為定典是古禮卒不可復而先生之言亦隱矣
肆我皇上聖學高明大孝純至踐阼以來慨然以制禮
作樂為己任而復古之志宵旰惓惓言時為諫官上疏
請舉親廟從之嗣是乃建郊議上益嘉允及下廷臣集
議宰臣忌沮羣臣附會至於聚訟三月而後定非仰賴

我皇上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孰能斷然行之今則圜丘祀天南郊方澤祭地北郊兩郊配位專奉太祖典禮之正遠過百王矣禮成皇上復詔曰郊廟禮之大者頃遵國初祀典旣建四郊矣顧今太廟之制尚爾同堂異室仰惟祖功宗德弗專一廟之享朕心歉然又面諭臣言曰同堂異室原非古禮此當更正言時為禮部尚書感激皇上下孝純至即日考禮奉議遂定九廟之制奉太祖居中時我成祖適七世當祧爰以功德之隆作百世

不遷之廟居太廟前左方以次左右列仁宣英憲孝武
六廟為三昭三穆焉而太祖始得專隆不混同子孫矣
又舉大禘之禮祭以虛位尤為度越千古郊廟之禮一
時咸正而先生所謂二大事者我皇上悲舉而行之予
於是慶先生之言始行於今日末學小子得以所學見
用於當時豈非斯文之大幸歟嗚呼九原可作先生之
自慶當何如也予頃蒙聖恩賜歸休閒無事乃恭取聖
製聞講篇名作書院於信城西北隅朝夕嘉與多士講

明先生之學院有堂恭題聞講兩廡有齋曰聖學王道
堂之後中為亭以尊藏聖製文碑左為祠以祀先生右
則奉我先公象峰先生焉嗚呼夫學未至於知天不足
以議事天之禮孝未通於神明不足與議事先之禮斯
禮也非先生命世之大儒不能知非我皇上不世之大
聖不能行顧予小子獲聞先生之教用以上贊天子而
郊廟大禮式克釐正千古之謬定萬世不易之典以成
一代中興之盛業獨又非大幸歟祠以祀先生報德也

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惟先生其鑒之哉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
慙焉感涕以為大有似於吾父似于兒之事吾父也父
以剛烈受璫禍於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
實親覲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
竇武亦罹閹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即昭代諸賢或碎
首瑾廷或賤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

法生備囊頭糊口之酷死為冷壑荒溝之骴如吾父之
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狴戶淒淒冥城非
慚獄吏狴狴猶慈天路高邈誰為昭雪生平知交
握手閉戶而已兒之母瀝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
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靈除元惡首憐父忠詔諭祭
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臥側昕夕哭臨
不謂逗延歲月屢失定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

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
坏不幸兄早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
之志慰我父於一坏不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
間兒以寂寂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
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冷落廝
舍悽蔽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欲斷
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戒九服染
塵窮谷深密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

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
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為國
其吞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珥鬻鈿佐義
旅一朝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
爾豈料奸臣不察蜩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
寔之骨拳拳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
離瑣尾以至今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
矣諏吉筮兆執紼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壠父其許我

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銜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
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壟白片石下又不能
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
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妥父靈更無復人世想
惟忠魂赫赫啓迪後人使兄之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
成立則兄壻未鬯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泪可枯
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茲重訣嗚
呼哀哉尚饗

國朝

祭陳明府文

錢陳羣

惟子諒之入人深兮閱日月其焉替當夫子之蒞吾邑
兮值前政之瘵敝初下車而諏度夫疾苦兮酌民便以
立制曰予實父母爾兮非濕束以倚勢條不煩而易守
兮仍理竿而揭示外嚴猛而內仁兮禮高年而嘉我子
弟彼捍綱與躍冶兮久乃歸德而消戾爭旣化而無冤
兮受之者曾不知其所自隣境之聞風興起兮賢取則

而才亦不忤羗忽忽其逾四紀兮奄雙鳧之辭世邑人
比之朱邑兮望梧桐而隕涕至今父老之追慕兮薦春
菰與秋桂陳羣之幼而尪弱兮角方總而應試邀夫子
之蓀鑑兮冠千人而拔幟庶予代有清節兮分祿米以
相繼命公子以文會兮收切劘而砥礪旣就學於京師
兮詣取別而三執子袂曰爾驂騮之終得路兮吾老矣
其將至申明訓以贈行兮奉一言以為佩抱荆璞而不
售兮又十年而顛躓涉章貢以遨遊兮訪邱壠而下拜

歟閨市之數椽兮子朝負薪而暮實此寄胡夫子之積
善兮而天不厚其裔尋余服官明廷兮辱非據于卿貳
提玉尺而衡士兮收此邦之令器告成事以言旋兮敢
逶迤以紆轡慚衰白之無善狀兮凜箴規於寤寐望故
里而神馳兮余肆惟其好懿古星軺之採風兮必先逮
夫清惠矧余邑人之母兮余又身浴乎遺愛潔牲牲以
陳詞兮託微忱於丹荔

明府姓陳氏名大宏字質夫建昌府南城縣人以藩

掾入貲除浙之嘉興令時吏尚侵牟獄訟繁興明府慨然以誠實化導為事聽斷公平不冤不滯邑人比之況蘇州嘉興與秀水嘉善嵌田一案百餘年來三邑紳士聚訟不休明府誓於神清理數月衆論帖然至今思其德立祠祀之乾隆十二年九月

經筵講官刑部左侍郎江西正考官嘉興錢陳羣并識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藝文

教

策問

學規

講義

語錄

部文

詳文

約

梁

未至潯陽郡教二首

陸倕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莅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薄德謬叨龜組竊

願已祇闇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瞻
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例發民治道及戍邏巡樵
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太守家本諸生服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
華聚土之書畧見庭戶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
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
撰郡圖可勿親用公孫陞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
兒戲

宋

策問

王十朋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于禹
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于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
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
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訛者不止于梁
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

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
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訛者不止于沱潛
矣其叙山于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
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嶧冢而下則曰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
邪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既曰
南入于江匯澤為彭蠡矣又曰東為北江入于海其叙
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既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為中江

入于海夫江既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江豈復流于北而漢豈復為中江邪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于漢儒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于唐人之三沴禹之于山川豈亦以脈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沴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白鹿書堂策問

朱子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于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

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
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
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
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
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
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
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
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

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鹿洞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辯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
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
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

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子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于此堂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

君其念之哉

明

主洞規訓六條

胡居仁

正趨向以立其志

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騫于空無窅渺之域
明敏者類以該博為尚利名為心又其下者不過務
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
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

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為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為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主誠敬以存其心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審察幾微以為應事之要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
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為事之理固已具於
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絕而去之則陷于佛老
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所當然以機變為足以應事
則流于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為小人之歸矣故必於
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為天理孰為
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
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為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
非人力之所為孟子所謂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
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
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
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
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為己有豈不重可惜乎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鹿洞為學次第八條

章 潢

學以立志為根源以會友輔仁為主意以致知格物為
入路以戒慎恐懼為持循以孝弟謹信為實地以懲忿
窒慾遷善改過為檢察以盡性至命為極則以稽古窮
經為徵信

宋

玉山講義

朱子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為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為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

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

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
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
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
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
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无妄底道理如仁
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
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
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

敬搏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殺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

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

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令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

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

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

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

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
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其初故孟子又引商
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
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
反覆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
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
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
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

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而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為學畧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為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為簡約者既蕩而為異學之空虛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為流俗之卑近此為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參見端明

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
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為事及其晚
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
之人諸君視之丈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
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
為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于學者至忠潔
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偽命又以忠義聞于當世
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往儻能深察愚

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片善皆可
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義風
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
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為空言則區區之
望也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陸九淵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
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于四

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至白
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
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
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
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
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
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

所志志於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
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
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
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
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
世以此相尚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
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
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

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
更厯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
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
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
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
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
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

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
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
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
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
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
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
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

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明

白鹿洞講義

胡居仁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為先理
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
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以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
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
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

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為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

哉

宋

語錄

陸九淵

呂伯恭為鷺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鷺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

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
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磋須知
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
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
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鷺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
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
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
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

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
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
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
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
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
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國朝

恩免南昌府浮糧部文

查該撫既稱南昌府屬之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五縣比照瑞屬高安之例酌減寧州靖安二州縣比照瑞屬上高之例酌減但為數太多應請減半至漕糧歲有常供更難請減所浮米石仍舊徵輸等語應如該撫所請除所浮米石仍舊徵輸外其南昌等七州縣所減浮銀一半七萬五百四十九兩八錢七分五釐零之處相應准其減免以雍正三年為始行令該撫飭南昌等七

州縣遵照奉行毋得混行苛斂併遍示曉諭使窮鄉僻壤之民均被

皇恩永歌樂土仍將南昌等七州縣額徵科則每畝應減起存若干實徵若干逐一分晰造冊送部查核可也等因雍正二年閏四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出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請修理鹿洞詳文

倫品卓

為酌修鹿洞以肅廟貌以妥聖靈以作士氣事天下四大書院猶山之衡華水之河漢宗祀明禋代膺盛典惟南康白鹿洞實唐李賓客隱居南唐昇元間即址為廬山國學宋淳熙中自紫陽提唱開拓軍學請勅賜額英彥蔚興後先麟炳所係于後學津梁者匪輕迄江陰李忠毅振鐸而後勝地荆榛人材消歇巡撫蔡公張公聲之振之而教育規制則今部院集其成祠仰三公聲蜚

多士追金琢玉跨昔隆今年來水旱頻仍萑苻躡跡燥
涇朽蠹風雨蒸淫豈直木腐而石靡行見榱崩而棟折
本府待罪殘疆謬兼洞任實重有責焉昕夕不遑目規
心計約補苴則一震百解姑有待則草蔓煙沈當此捐
無可捐助無可助即令檢括洞租不及四分之一追呼
維艱措置乏策本府勉厥心力求尺寸以圖之然登高
之呼所有望于挈裘而振領者也恭惟憲臺雲漢天章
主持名教當五百年之間氣作靈光殿之千城樞璇運

心經綸在手伏懇俯賜俞請若大成正殿彝倫宗儒文
會諸堂先賢三公二祠首需料理廊廡校舍鱗次修葺
繚垣視先庖廬視後使肄業于中者入廟思虔齋心有
地庶春秋霜露不寒先聖之春風棧樸賁鏞更暴憲臺
之秋日仰慰師靈俯烝譽髦古人稱鼎呂之輝功當不
在禹下也

南康漕運詳文

為電查逆流運解之苦俯准就便截留以甦殘黎以全

國賦事竊照江右漕糧除交兌軍船北運抵通外例有截留京口之米以資軍需每年仰候憲撥照數運解查江西通省有漕州縣除南昌附近水次其餘瑞臨吉撫建廣六府俱在會城上流雖遠近不同總係順流而下刻期可至力少功多獨是南康府有漕三縣其地勢既在省城東北而江湖又居下流都建二邑至省三百餘里至安義則又倍之且由山河以達大江每有灘乾淺阻之患故每年徵收完日即僱船分載運送省城不惟

逆水行舟耽延日月且小河冬涸江湖風浪非兩三月之久不能運完及至水次上倉又有七上八下之費上倉之後始得撥兌北行是各府漕糧俱係自南而北惟南康三縣其始也自北而南其既也又自南而北往來輸輓民命何堪叩懇電查民艱准以南康府三縣漕糧截留京口令本縣部解之官照數起運在三縣之民不但得免重費共慶更生而且較別縣截留可以先達京口事半功倍輿情允符況南康正副漕糧不過三萬一

縣之米猶或倍之惟念地瘠民貧不堪再累某職司漕
事安敢目擊不言有負高厚痼瘵至意俯冀垂慈電照
准開浩蕩弘恩則窮郡之子遺可望再生而澤國之輸
將亦可恒足矣

請棚民子弟應試詳文

李 蘭

為安輯棚民等事查得菁莪化美草茅多棧樸之材羅
網弘開滄海無珠璣之棄茲者右文之典既超軼于古
今作育之隆更靡遺于遐邇是以山陬海僻人人盡樂

奮興附籍編氓在在觀光念切況江西為文獻之邦士子倍於他省前邀

盛典入學增名令沐

皇恩鄉閭廣額老成宿學固思奮翮天池卬角諸童亦冀
騫騰泮水前於雍正三年奉准部咨江省棚民內有膂
力技勇與讀書向學之子入籍年例相符者令入義學
讀書五年後准其應試額外取進由是棚民子弟讀書
愈衆現今文武童生合例者萬載縣已及七百餘名寧

州武寧新昌等邑多以百計少亦不下數十名再越數
年今之尚未符例者又復踵起今之尚未報名者聞風
踵至日見其多蒸蒸蔚起矣惟是曾入義學讀書者什
不能一二蓋緣棚民多居山僻距城寫遠欲赴義學未
免艱難倘限於定例不准應試則阻其上進之門即自
令伊始驅入義學猶須尚待五年少者已壯長者已老
銳志蹉跎亦堪腕惜宜請概准與試以廣

皇仁至入學額數擬按棚童數目凡滿五十名者額外另

取一名滿百名者即取二名數至二百取進三名再多亦以四名為限其不及五十名之地暫附本籍童生之列與考一體憑文錄取俟有五十名再議定額現無棚童之邑將來如有報名者一例准行統責地方官按戶覈寔未符年例勿容混冒至本人符例而親屬仍居原籍者不得牽引冒濫歲科兩考與本籍生員一并校試幫補廩增挨貢選拔亦如例行庶棚民子弟均沐書升論秀之典行見深山異籍知尚詩書襁褓田夫共臻仁

讓農之子不恒為農絃歌益遍徙兔置而盡作干城
聖化彌彰矣

請修新建縣橋梁道路詳文

為詳請修理橋梁道路速郵傳以安商旅事竊照興梁
利涉實惟王政之先周道如夸乃獲康莊之益新建縣
西北十里有石頭口橋昔名石鎮橋綿亘九十餘丈水
漲則波流浩淼行者有望洋之懼又三十二都有蛟橋
者一名通濟橋西山諸溪谷水會焉相傳有蛟螭窟其

下流常齧射橋岸善崩又伍諫鄉有華嚴橋其水發源
于梅嶺吳源下接大河逢漲易圯茲三橋者皆會城孔
道達京畿通江粵皇華絡繹行旅如織今雖津梁猶在
而木石摧殘傾危將壓欽巖硯高下不平空瞻橫臥
如虹實使臨流裹足綢繆補葺在所當先而自沙井以
迄建昌縣豐安界計程八十里為驛遞通衢舊制民自
承修每不協心平治以致高如陟屺低若澤陂廣者猶
是周原隘者不堪容足積雨而洿成吹瀆揚鞭而騎仆

人顛踉觸貨傾經商嗟嘆馬瘡僕痲郵遞倭遲至若國
野之道十里有廬今之茶亭路室憩息行人猶古遺意
也查茲道上有栗子崗茶亭一座為會城門戶今則久
沒荆榛空存瓦礫他如十里列一牌坊誌載地名以表
道也新邑闕焉未置亦非省會規模凡此悉當修舉伏
惟本都院政平人和百廢具興本司等承流下風覩茲
站道急務敢不力圖修治擬將石頭口等三橋庀材琢
石次第鳩工圮者支之殘者綴之削平窪缺墁砌堅綴

其石鎮橋再宜酌量加長以防汎濫大道一律填平務使高卑廣狹均齊相等傍修溝遂宣洩積靈粟子崗茶亭仍築二椽以復故制按里設坊八十里中共添九座程里地名一一誌載仍專員屏當工度惟均至葺治之資本司願為設法濟用戒毋擾累民間仰丐憲恩電賜鈞批庶董事各員咸知殫力功成不日隳廢旋興佇見翼翼津梁平康如砥踰踰周道坦蕩無陂俾駢駢之征夫永無況瘁即駢駢之羽騎亦免徬徨夙夜適征可連

置郵傳命游行任意咸堪服賈牽牛頌憲德之成橋豎
同小補聽口碑之載道永戴無疆矣

請免雜稅耗羨詳文

竊惟周禮地征而外復有九賦凡關市山澤幣餘之屬
莫不有歛雜稅之由來尚矣然辨物作貢止宜輸納惟
正之供而耗羨贏餘皆非雜課應征之項今

聖天子輕徭薄稅苟非歲貢之常絲毫戒取稍可紓民力
者敢不亟請減除以廣

皇仁耶如江省額編襍款項下有商賈稅茶酒稅落地稅
窰稅食鹽稅商稅贛郡穀船稅茶課紙價當稅牛稅牙
稅一十一款俱另徵奏報合計額定正腳銀一萬七百
三十五兩有奇舊例俱徵加一耗羨併解充公今查此
項本屬雜款錢糧止期正額無虧不宜復徵餘羨請自
雍正八年為始悉令各郡邑照額徵解毋許復收耗羨
設有陽奉陰違私徵肥索及額外多徵致累商民者請
登白簡以儆官邪至田房契稅原無徵耗之例猶恐不

肖有司借名多取應皆廣頌文告家喻戶曉勒之碑石
勿替永遵則節屋窮簷省得一分浮耗多辦一分正供
減除額外餘銀便可稍資升斗國計民生均多裨益
皇仁憲德彌廣無遺矣

請將鹽規克賑詳文

竊惟易稱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禮曰貨惡其棄于
地也不必藏于已古人于公利之道三致意焉方今

聖天子深恤民依頒財以法均節以式凡非則壤之賦什

一之征鋤而去之其天地自然之利不傷民而害財者
悉備地方公用是誠損上益下邁古超今以美利利天
下之大者也本道幼學古訓長戒封靡深倚

國恩備員漕使復蒙憲委兼攝郵驛悵施濟之未能念
屯膏之有媿然利之所在竊效井收勿幕而總貨自營
之戾亦嘗引為鑒戒矣茲查鹽道衙門歷有引費一項
係鹺商運鹽來江每引改為四十餘包每包繳費一釐
六毫隨引投收以為鹽道養廉其來舊矣相沿故例受

之亦不傷廉惟是我

皇上卹商愛民靡所不至各商運鹽輸課亦備艱辛本道
安享其利肥私慢藏恥而不顧署事之始即行禁絕迄
今未嘗染指茲據淮南商人許安裕等呈稱本衙門引
費規儀原為應得之項乃蒙揮置不收自莅任至今合
計該銀二千五百兩商等分所應出遽為減除心寔未
安竊願以公濟公目今南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新喻
新淦德化建昌九邑偶罹水災乞將此項助賑俾災黎

均沐恩施等情伏查引費二千五百兩本道之不欲濫
取者自嚴蘊利之防而衆商之籲助賑災者亦屬急公
之義淮商循厯久之規按引扣存欲令逐名歸趙轉費
籌踏設以本道之却而或遭中飽商亦無裨似宜從其
所請發賑災黎則既全本道拒却之心亦盡衆商奉公
之念九邑窮民各沾升斗寔堪少佐

皇仁憲德揆之不藏于己不棄于地之旨庶或有當合無
詳請批示檄知藩司以便諭商徑解司庫轉發報銷者

也

宋

知南康軍牒

九條

朱子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
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
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
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悉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

輔優有武功令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
未審本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
節足厚彝倫令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
在本軍近治三十里內未悉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昌司徒從事中
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于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
唐宜春縣令熊仁瞻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悉其墓及

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嫠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悉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熙寧中曾

知本軍未悉軍學會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于世故黃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庵堂墓

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詣實逐一仔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

件事迹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悉
如有知得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仔細具狀不拘早晚
赴軍衙申說切待并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
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
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
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

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之九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為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

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
即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
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羣居講
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
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
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
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
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

傳于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
鹿書院合行修立

請洞學堂長帖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
洞管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
長名目今觀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
事表率生徒績効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淳熙七
年九月日

明

獻俘揭帖

王守仁

準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
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
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
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挂
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
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

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準此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準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為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

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為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

久滯因循不即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逭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準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況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公移吉安府鄉士共守城池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厯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

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印署官侍
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
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為
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
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預備水戰公移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到近
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

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為急不可不備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公移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偽官萬銳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銳礮震響

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殮葬為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公移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為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據倉庫之積以足軍資

一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偵探飛報軍門
各官務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
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
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
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
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拏究治
設立茶寮隘所公移

照得府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

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仗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為險西通

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為此

仰鈔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
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勅
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
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
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
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
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并回報查考仍呈
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國朝

察修白鹿書院

周燦

為出巡事照得白鹿書院為先賢倡道之地海內所瞻
今聞殿廡堂舍飄搖風雨文記散失講席日虛諸生切
磋盡廢近且多匪類竄伏煽淫風而斷聖脈殊為懊恨
有世道之責者詎可不立正頽靡邪合行察議仰南康
府即將單開四款會同理刑官逐一登答限十日內具
繇回報以憑裁酌施行毋得稽遲未便

一聖學榛蕪殿廡堂舍強半傾圯從前有無修葺見
今傾廢若干間應修應建估計工料一一登答具報
一洞規久廢師道不尊負笈來遊者何所造就目今
主洞何人課藝曾否修舉見住書院者若干人是否
英英欲上有無匪類竄入稂莠莫別應去應留作何
清汰

一講課原有學田近聞為憊生衙胥中飽務須徹底
清察要見每歲洞租若干支用若干有無開銷細數

存剩若干見貯何處有無侵收乾沒一一登答具報
一修明絕學砥柱狂瀾固是司教之事然加意鼓舞
陶鑄人材非藉二三友善不可諸生吳江雅負時名
該府酌議委任以勸問難樂育之盛

明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王守仁

為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
類多已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
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
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
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
已報在官而乘勢為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
戶以打魚為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
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為此仰鈔案回司即便
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

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為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為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為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為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為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注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為非

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閱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為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理濬二湖檄

范涑

南昌府為理濬城中二湖以奠民居以防水患事查得城中東西二湖出豫章溝為諸水所聚必流通不滯斯無壅淤之患先是魚藕之利止取於高橋以東而設箔於高橋自橋以西及城內水關橋不閉惟外水大漲乃下板築塞城外水關橋以禦外入聞自丙子歲一委官自牟小利遂重閉水關以致丁戊二年水浸沿湖房舍者經月溼熱蒸鬱居民疾病因之茲欲去城內水關閘

口之箔以常泄內溢清理城外板閘俾令堅固以預防外湧又查得沿湖居民有恃強佃占年年填出者有淤塞洪恩橋及同仁祠橋使東湖之水不得長流者皆欲清理還官仍令各居民挑出淤泥使湖深可以蓄水庶城中永無水患似亦計之得也合行查議

移楚總兵左良玉檄

李邦華

照得敵寇交訐南北雲擾朝剪無聞宵衣是厯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誼切國恤罔惜頂踵誓滅逆賊以

安王室以慰至尊初請督援入衛繼請倡義勒王劍及
寢門義旅雲集其有禮於君父者本部院不惜下袍澤
之拜其無禮於君父者本部院不憚嚴鷹鷂之誅如貴
鎮正本部院所仰望同仇修我戈矛共埽腥穢勸此無
疆大烈者頃傳麾下全師至安慶所過騷擄漕鹽商船
疑阻不前長江中斷震動陪京本部院聞此不禁駭愕
竊度其中必有大不得已之故以貴鎮之高明決不輕
舉妄動至此方今賊寇即甚鴟張然以列聖之靈爽皇

上之聖神雖遊魂稍稽而膏斧不遠貴鎮不於此時枕
戈干城興疾討賊奮建無前偉績乃甘自菲薄貽誤身
名本部院所不解也其漕糧鹽課商稅皆關係國家大
命軍興旁午需此孔棘且孝陵在望烽火易驚萬一南
京文武及漕鹽關倉各衙門不察亮貴鎮之心或舉此
以上告貴鎮即敝舌其何辭以自解況十五國豈無豪
傑十六載豈無人心即在各鎮及麾下諸營將安保無
從中觀釁伺變者儻舉事一不當身家之禍何言而一

汚青史萬古淒涼智者所不出也本部院奉行天討亂臣賊子在所必誅貌貅會合揚旌有期當遇貴鎮於鄱陽之間檄到願貴鎮即刻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毋許攔搶漕鹽商船毋許焚殺淫擄縱有缺餉等情宜告所在地方官司請給速速勒兵還鎮毋得藉口逗遛騷擾即不然且暫留皖郡候本部院到為設法措處毋許擅下安慶一步以致訛言風傳震驚陵寢本部院縣力可竭尚思為朝廷弭此大事為麾下濟此饑軍貴鎮上為國

家下為身名俱宜勉聽鄙言圖收桑榆後効否則義旗
迴指本部院不得與貴鎮玉帛相見矣為此合咨前去
煩為遵照將離鎮緣由并近日沿途情形備詳回報以
憑裁酌施行

告示南昌在城官

王守仁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
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
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

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
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
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
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
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
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
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
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國朝

初行白鹿書院告示

蔡士英

照得江右夙稱人文名區理學淵藪所賴境內祠宇書院鐘鼓式依故代多傳人後先輝映今查有白鹿洞坐落星子縣地方古蹟炳然昭著傳志數年以來緣驚心於赤白遂謝事於鉛槧以致門無負笈室鮮傳薪因而垣頽砌斷鳥宇蟲封樵豎丐僧潛藏溷廁夫有事斯土者既不能鼓吹聖道表章絕學而一二舊址且使攘題

不保俎豆無光不幾有司者之恥而豫章之士之羞也
本部院念切在茲未忍隕墜除清查學田聚徒課講另
文申飭外合行嚴禁為此示仰該縣印捕并地方人等
知悉嗣後即將白鹿洞書院埽除潔淨內外肅清仍委
附近居民常川看管不許容留閒雜人等在內混擾其
圯毀傾敗者量行修葺如有好義士民樂輸鼎新許即
申報本部院以憑獎勸如果宿儒碩士往來輻湊繼先
啓後再成盛舉未嘗不以一日廓清之功為斯文未墜

之幸也特示

禁止私役舖兵告示

魏錫祚

為禁止舖司應差以恤苦役事照得設立舖司止供走遞公文苟能依限星馳其責已盡未聞此外別有差徭也獨至江省則過往官員不拘大小日則令其執旗鳴鑼夜則責備火把迎送相沿成例不知昉自何年夫舖司為

朝廷之走役供

朝廷命官使令似亦未嘗不可惟是計其工食日得無
幾而奔走道途幾無寧晷近來郵遞之例森嚴稍遲時
刻責罰隨之為茲役者已良苦矣乃猶伺候往來官府
晝夜紛馳甚至稍不遂意輒受輿臺僕從之鞭笞是又
苦中更苦矣況每鋪司兵寥寥無幾羽檄之交馳既已
應接不暇趨蹌於執事亦屬刻不容遲此去未還剥啄
之聲復至方回就枕呼號之擾又來既無術以分身必
雇人以應役此費更從何出無怪乎疾首蹙額畏縮而

不肯應充耳夫官無尊卑悉有衙役隨從出入應任其勞夜行火炬理宜自備鋪司猶我赤子奈何不加軫恤而必欲藉以壯威儀肅觀瞻代役從之勞耶查此陋習前道亦經飭禁令仍如故除通飭各屬外合行示禁為此示仰官役鋪司人等知悉嗣後除

欽差經過上憲往來仍照舊例遵行外其餘一切官員俱不得責令鋪司執旗鳴鑼備辦火把迎送倘有不遵者許該鋪司稟明地方官詳究地方官徇隱不詳查出亦

于未便務使苦樂適均勿致偏枯之歎逸勞分任咸存
憫恤之仁庶幾殫力奔波羽翼亦堪無悞專心馳逐公
私俱屬有裨矣其各凜遵毋違

宋

梯雲義約

徐鹿卿

橫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
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
試秋闈薦名第一試南宮又第一對集英又第一而先

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
所學則伊洛可詣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江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五